

二十一期

# 十日談



D E C A M E R O N

NO. 2

角一洋大份每

日八十二月二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 第一出版社成立通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始壯志凌天尚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目之

###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邨二十六號  
電話五三三〇三號

## 本刊啓事

本刊自十五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宜，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路平涼邨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

# 十日談

## 生產建設

蔣軍事委員長與汪行政院長，於真（十一日）日聯名通電全國，揭出救亡圖存要旨，注重治標莫急於剿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於是全國各方的應聲，如雷如鼓，電報之在日報上鬧熱者，已十多日了，大家一致擁護此項主張，大概中國之國是，於此可定。十九日行政院紀念週，汪院長的報告，即是說明此項電報之用意及生產建設的主旨的。我們細仔讀了汪院長的報告，反而覺得莫名其妙起來。汪院長明明說，生產建設的生產事業，所謂生產事業，必不同於消費甚明，其意義即為人民遺產，大約誰都會作如此想的。但汪院長後面的說明，却又把生產與建設，劃分為二事，而且撇開生產不講，只報告了鐵道與交通二方面近年的建設成績如何以及舉債還債等情，似乎尚缺關於生產的計劃，但結末又說了這是鐵路交通方面的建設工作，而由此可見真正所謂生產建設，不是一種宣傳，乃要切實去做。這一結語殊令人惶惑，建設不限於生產，而交通鐵道亦非生產建設也。說不客氣些，大有招搖之狀，以交通鐵道掩護生產建設，乃是借鹿為馬之流。早幾年建設之聲浪，也曾極高亢過，其結果，各地公園擴大，改稱中山公園，造烈士墳墓及紀念碑銅像，築公路以推銷外國之汽車汽油，皆於民間的生產無關，而且反摧殘之，已馴致農村破產國本搖搖，而今乃抬出生產之二個大字，可是仍托空言。農村已有專會，計劃毫無，遑論實行，經濟統制，已見宣揚，而亦只有會所幾處，不從事於實際工作，如此一切都托空言，繼續說話好聽，人民其誰信之。我們希望當局，再不要把自己說的要切實做去，真能切實做去才好。

## 滇邊警訊

雲南的片馬，江心坡拋棄而中緬劃界，久成懸案之際，日來又見英兵侵入滇邊之報

自救之圖存不或容緩矣。英人見日人之占據東北，着着成功，愧且將稱帝，德國且有承認滿洲國之風說，則西南角上的滇邊，也是蘊藏豐富之區，自然也想效法一番了。這一次的進兵，當是探索的舉動。據報載去年十二月間，有英人七八名，到達滇邊邊界地方，召集土人開會，繼有英軍二千餘人開來，攜帶工作器具，每到之處，修理道路，可以通行汽車，現正在邦弄江邊，建築鐵橋，意在占領邦弄之金礦。而實際且不止此，彼努力於開築大道，可以直搗昆明，南疆康藏等處，均有彼輩之背景，而為其爪牙者，則有野心願之回民。喀什葛爾之叛，是纏回的獨立，背後有呼之欲出其人，滇邊之警，亦不為虎作張之徒。固然有外寇之侵凌，而召此外寇來者，也有內賊，所以自救之道，也得修明內政，汪院長說修明內政便是外交，的確論。但一方面仍不能置外交於不顧，邊遠之區，自是鞭長莫及，中樞威力所屆，現實難測，則此等地方，仍有藉於外交之力，幸不要專託詞左右，而不負其責，則國土之喪失，或可免乎。滇邊地形重要，扼川雲康之領脊，希勿謂邊境僻地而輕視之。日來政府已向英提出抗議，但尤重有對策，勿謂一提抗議責任已了，一方仍得責成守土疆吏盡其應有之職責，勿令做不抵抗將軍之故智也。免得將來再將責任互相推諉。

## 殺父之仇

貴州安南縣人錢紹豐，在本埠黃金大戲院門首為報殺父之仇，手刃何尊甫一案，經第二特區備文至安南調查真相，經該縣縣長晏質彬及地方各法團查明覆到，大致謂錢紹豐之父錢炳，於民國二十年任該縣財政局長，其時該縣縣長何尊甫與錢積不相能，於同年三月五日矯稱奉長官命令，會同駐軍連長周海濤將錢撤行槍決。則錢紹豐所稱殺父之仇，間非虛言，於是被告律師請求從輕處形，以振紀綱而全孝道。這是這樣的，倘使要振紀綱，應得依法處刑，一切的依法辦，

便是紀綱，何尊甫不照法律而殺錢父，是違法，吾人深感國難之日益加深，而不能不作的，今若再違法而救錢子之罪，是二重的違法也。在於孝道的維護，如其必要用鋼刀，則可怕之至，必至世界上人相殘殺不已，吾人不貴乎有此種孝道。但何尊甫之違法行為，一直仍能逍遙法外，優遊海上，致使錢紹豐不能不迢迢千里來尋仇，那是國法之不行，是頂重大的問題。倘使內政修明，一切均照法辦，則不待錢子之手刃，何尊甫早該置之於法的了。那麼錢紹豐的行為，也是很可憐的，而中國的法律，却更可憐。

## 捧角政策

東三省失去之前，我們的政府，不是：捧而特捧過張學良嗎？尊之為中國國民黨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海陸空軍副司令大……結果，東四省大好的土地，被張學良一手斷送了。

現在正當蒙藏發生同樣危險的緊急關頭，者以前東四省的情形又相上下，而我們的政府，却不作別的準備而又專門捧活班禪和死達賴，以為唯一的方法。

有人以為這種把戲的重演，大可不必，而我們的政府，只知以捧角為政策，也很奇怪。

其實，捧角的把戲，不一定是失敗的，譬如，東北的事件，當時中國人捧張學良，日本人捧溥儀，大家不是都在捧角嗎？結果，雖然日本人捧溥儀成功而中國捧張學良失敗，那不過是中國看錯了人，張學良的運氣不好而已。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政府的捧活班禪和死達賴是不無理由的。但是，我希望中國政府在捧班禪和達賴之前，要看看清楚，不要一誤再誤而希望班禪和達賴，也不要以張學良第二第三自居才好。因為張少帥是已經深悔了從前的一誤不可收拾，已經因悔改而再任軍職鄂皖則離座了，那麼大家一定知道應該如改悔呀。上帝說：天國近了，你們要改悔！

(逸)

## 目錄

封面	振宇
十日談——生產建設——滇邊警訊	徐湘如
帝國主義萬歲	天南
個人與羣衆	徐湘如
有聞者言	徐湘如
戀愛的味覺	徐湘如
日食談	徐湘如
我的幸福	徐湘如
黎人陳列所	徐湘如
姑妄言之	徐湘如
福州文壇	徐湘如
新以甘永柏	徐湘如
校花日記	徐湘如
足球比賽	徐湘如
皇帝法西斯	徐湘如
軍訓話劇	徐湘如
關於女人	徐湘如
舞女自述	徐湘如
艾霞之死	徐湘如
連映與連看	徐湘如
陸氏血案	徐湘如
省會奇觀	徐湘如
賭肥年	徐湘如
漫畫漫話	徐湘如

## 定價

全年三十六冊連郵	三元五角
國內	三元
香港	四元
澳門	四元
國外	六元
半年十八冊連郵	一元八角
國內	一元四角
國外	二元

日本朝鮮台灣照國內計算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 帝國主義萬歲

徐湘如

近來很有些義形於色，代抱不平的人，喊出「打倒帝國主義」者的呼號，意思是說，歷史上的文明是帝國主義者造出來的，帝國主義是與人類生命同樣的要害的東西。他說：

「一切民族都求自己勢力的膨脹，萬一甲的勢力膨脹過於乙的勢力，那末帝國主義自然就來了。這是一種天然現象，無所謂善惡。大英之統治印度，法蘭西之統治安南，日本之統治高麗，這都是帝國主義的表現。不過印度，安南，高麗究竟是獨立好呢，還是受外人的統治好呢？這現在不能答覆。換句話說，就是帝國主義的善惡利害還是有問題。統治者是本族或是外族，是不關緊要的，關緊要的是統治的成績。譬如印度，是否可以拿全國人民的票決定英國統治的好壞？但是有不少的中國人，自動的搬到各地英租界去住，甘心脫離本族一部份的統治而接受英人的統治，這不是民衆意志很好的表示，表示英人的帝國主義是善的麼？我們把一切國計民生的困難都歸罪於帝國主義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動都看爲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就成了資本主義的別名，好像資本主義的末日就是帝國主義的末日。照我看來，人類的末日才是帝國主義的末日。嘿，好一口雙簧。本來，「帝國主義」是五十年前才起的一個嶄新的新名詞，後來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是第一個人在所著的小說裏用過，意義是和盜殺，強姦等相埒。這且不管他，若在中國我確實記得是離着五卅慘案裏的羅正紅等的血，譯寫成中文的。這國民黨出師北伐用得爛熟，至今初學步的小孩，如果手上有根棍子，可以代爲旗號，便會不期而然地，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聲「打倒帝國主義」。本來物極必反，正該有人出來矯正一下。何況外國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洋鬼子高陞到洋大人，更變作帝國主義者，這往後的一變，就該是與「洋大人」差不多的名目了。帝國主義萬歲的呼聲，自然該從那些高等華人口中喊出來。

## 個人與羣衆

天南

個人與羣衆，往往被人視爲完全在相反的地位，以爲在團體爲主體時，個人的權益，必不能維持，而尊重個人自由時，團體必無支配力。於是尊重個人的天才主義者，高唱惟天才獨尊，稱羣衆爲羣盲羣愚，他們以爲只有孤獨的個人，才是上帝的選民而能發揮最大的力量。一切英雄崇拜論者，都是十分看重個人的舉措，以爲一個天才足以挽回既倒，足以旋轉乾坤，而世上的確有造時勢的英雄。

另一方面，則完全否定個人的力量，以爲一切變動都有社會的必然性，有果必有因，個人之力量甚微，而羣衆則具莫大的勢力。時代的推動演進，全憑羣衆的力量，而其間的經濟條件，又是主要的因素。是人受物質的支配，不是人去支配物質，所以世上沒有英雄之類，有之也不過是假名的權騙而已。

由這二種理論產生出來的，形成團體與個人的二型，重個人的以個人的權利自由爲高於一切的權利完全不可侵犯，而重團體的則不承認有個人的自由，只有集團有自由。於這里再發展而爲個人的獨裁與團體的獨裁，個人獨裁是有皇帝的先例，一切大權集中於君王個人的身上，萬機專斷，天下一人。集團獨裁則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爲過去的殘骸，要以集體代個人的專制，於是用委員會制而取會議之形式，仍師議會制的原型，但不許個人自由，又反民主主義的精神，成爲另一種類的形態。

現下的風氣，像獨裁制十分猖獗的時候，而且又是團體的獨裁，蘇維埃的共產黨，意大利的黑衫黨，德國的國家社會黨等等，都是借黨治的名，行專制之實。並有美國盧福，奧國杜爾夫斯，土爾其凱末爾等，都具獨裁的實際，因見此等國家的治績甚佳，起而仿行者，世界頗不乏人，日本的軍閥很想行法西斯蒂，他們敢行刺首相，暗殺財界重要人物，都是由此種陰謀出發的。

獨裁在形式上，真像復活了帝政，一個皇帝的話，即是法律即是國家，沒有人可以否定，可以反抗，否定和反抗，那就是反革命，表面上的確是這樣，而風行雷厲的結果，也能致一時之太平景象博得大眾的喝彩贊成和擁護，這個獨裁，在那時已經不是獨裁，而是一般人所希望的制度了。

不過不是一切獨裁都是如此，如有民怨天怒而仍恬惡不浸，一味一意孤行，並且還假借民意，巧避獨裁之名以行，也不見得令人的擁護，一切措置設施，全和民意相反而仍裝爲尊重人民公意，這比獨裁還不如，因那是真正的獨裁，而重視人民公意，舉措均合人民需要者，反不過在形式上的獨裁，實質上仍不能以獨裁視之也。因之所謂獨裁與否，固然只看形式如何，而獨裁的成功與否則要看其實質如何了。

獨裁而只屬於個人自己的，那是專制，是爲大眾所反對，必歸失敗。獨裁而是爲羣衆利益的，則雖形式爲專制而實質上全是爲大眾，故能得一致的擁護而必可成功。所以借專制之名以行共和之實則成，借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則亡。中國近史如用此種看法，成敗之間，一一可證也。

因獨裁之呼聲叫聲甚高，略言此意，以爲提醒若干人之迷夢耳。那些想獨裁者，果能行大衆所共同理想之政耶？

## 有聞者言

曾迭

### 林公韓公

路透社十一日柏林電宣佈部長戈培爾今日在柏林婦女會議演說：「……今個君子反對婦女吸吸與吸，這殊不爲然」，林公語堂與韓公復德聞之不知作何感想？

### 安內取消

中央社十二日電：「中央十二日晨九時，舉行一七次紀念週……鄧家彥報告，略謂此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國人應深切注意的，無過於剿共與抗日，或以爲抗日是對外的問題，剿共是對內的問題殊不知抗日固是對外的，而剿共也是對外的，共黨受國外的指揮，在中國騷擾，這何異昌溥儀受人的指使登極稱帝……」

### 車主車夫

上海工長局人力車委員會報告：「……論及車主之利益，則每車每月可得租金大洋三十三元，除去租員公共租界，法租界，及華界，每月捐費共合五元一角八分以及管理，修繕，折舊，房租，及車輛有時間費之外，據調查每車每月可淨賺二十一元至二十三元之譜。查打道新車一部，其價不過八十三元五角，至多九十六元五角之譜。照此計算，則常年利益，可達百分之三百。即便出重價買捐，其利依然甚厚。至於車夫方面，據向黃包車夫五十五家實地調查結果，每拉一班之所得，除付租金外，不過大洋五角九分九厘，而每月有車可拉之時，平均不過十五班有奇，故車夫一月之淨收入，少者僅約九元二角三分，多者不過十七元五角，五十五家中僅有十三家，收支約可相抵。其餘雖加入車夫家人工作之收入，亦仍不足，當時多係負債，而債款每即由承包租車人所借給。故車夫更不能不受包人之拘束。約計車夫人數，每車每月約有六十班，而車夫每人只能租得十五班之譜。是公共租界一萬家屬，據調查之平均爲二。六七，是四萬人連其家屬，約共有十四萬人口。此即公共租界內，仰賴拉包車以爲生者也……」

### 災官可學

成衣工人，因謀待遇增高，計數度怠工，而得相當勝利。近因時屆年關，生意零落。致工人經濟拮据。有陳年芳者。向在本市四馬路某時裝公司工作。近因經濟奇緊，乃竟異想天開，將成衣業職公會時裝部會員證，持向本四馬路某當舖求當質大洋二十元結果當洋二元，欣欣而去，事被其他工作知悉，紛紛持證往當。



# 戀愛的味覺

凌黛

節氣是已經過了立春，屈指算來，和暖的陽春佳日是快要回來到我們這里了。春天是花的季節，自古就有「萬紫千紅總是春」的吟句。春天更是戀愛的季節。「百鳥齊鳴，」「萬花獻媚」，正是戀愛的一種最重要的自然環境的條件。就不是人，在比較沒有智識，缺乏性感的動物，春天也是它們的調「情」交尾的時候，更何況是「靈長」的人類，更何況是在這種理想的自然環境之下。

那末，我們現在也不妨談談戀愛，是為歡迎這戀愛季節的重來。

春天，有的人只會望着蒼空做他的單戀的愛，有的人會管着他們初戀的滋味，有的，因了戀愛的悲劇，而會自憤於春天的重來，使他們激起過去的歡情，有的，更會因春天的來到，重新引起他們的舊愛。春天對於人，在戀愛上，會引起各種不同的反應。單戀是值得玩味的，因為似是單，它總是樂觀的；初戀也是如此。失戀比較的感覺到一點苦；只有重溫舊夢的新戀似乎最有滋味。只有重溫舊夢的新戀，它的行進是曲綫的，它有悔，有怨，有恨，有愛，有樂，——却沒有悲哀。這也許是因此，我總感覺到，在流行的西洋歌曲中，那首叫做「當春天來到落幾山的時候」，是最有情調的，最動人的。它的音韻節奏，真有一種如泣如訴，有悔有怨，有恨有愛的滋味。現在不妨節譯如下：

「當春天來到落幾的時候，

我將回到你那里來；

山間的小情人啊，

你有秀麗的蔚藍的雙眸。

我重新要同你說，我愛你」，

當整天都是百鳥的齊鳴。

當春天來到落幾的時候，

在那遼遠的落幾。

但美麗的音韻節奏，與那種獨有的情調，是無論如何也譯不出來的。就是連文字，加過了一番移譯，也失去了原作的神韻。茲更將原文轉錄，以資比較，真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的了。

When its springtime in the Rockies,  
I'll be coming back to you.

Little sweetheart of the mountains,  
With your bony eyes of blue.

Once again I'll say I love you,

While the birds sing all the day.

When it's springtime in the Rockies,  
In the Rockies far away.

我老是這樣說，一種情調，是只有體會，而不能理解的。體會一種情調，如果是文學的作品，那只有在它的原文。任何翻譯，無論如何精細，它總難將原有的情緒神韻移譯過來，上面這首歌，也正是如此。譬如說，原文中的 *Once again I'll say I love you*，配上了鏗鏘的音調，真瀟灑極了。可是譯到中文便只好「我重新要同你說，我愛你」，看上去就彷彿有一種如「

毛毛雨」「妹妹我愛你」那樣的滑稽。

然而我們的話題還應該是「戀愛的味覺」的。上面講起了「單戀是值得玩味的」，「失戀比較的感覺到一點苦」，「只有重溫舊夢的新戀似乎最有滋味」，已經說起了「戀愛的味覺」了，多少。可是戀愛的味覺還不止這一點。

我們有所謂五官，有所謂五感。此外我們還聽見有所謂第六感的稱謂。戀愛是官感的。英文上 *Sensual* 一字，用得太多，好像還沒有我們的感好；這正如和我們的「肉感」相彷彿。近來「肉感」肉感真有些使人「肉麻」的感覺。官感與「肉感」可有些不同，「肉感」背面不免有「香豔」，而官感却不一定。

戀愛是官感的。它逃不了嗅覺，嗅覺，觸覺，聽覺，味覺——我們可以不用說第六感，因為所謂第六感都基于這些官感的感覺的。

視覺也許最先。容貌的美麗，身材的婀娜，裝飾儀表的動人，對於各人都從眼睛而有的感覺。聽覺似乎是緊跟着視覺的；聲音的清脆，應對的對體，都由耳朵裏進去。這兩層官感應該是最基本的。戀愛的行進往往先築基于這視覺與聽覺的官感反應。觸覺與嗅覺，已經可以說是「上層建築」了。

觸覺有各種。最淺近的如握手撫手，更進一步，有接吻，有別處的撫摩，更進一步，自然應該說是「性交」。這種戀愛的觸覺行進，可以說是戀愛的主要部份。只有嗅覺，是比較的需要一些解釋，因為我覺得，到了嗅覺這一部可以說是「最上層」了。嗅覺的享受，是戀愛的一種最高形態。這里所謂的嗅覺，是各人所具有的一種人氣。芬芳的香水以及化妝品，固然會使人引起一種嗅覺的反應。但正真的嗅覺，却並非是人為的。譬仿說，若有男人離家出行，女人將男人穿過的衣服收藏起來，要是夜裏睡不着覺，便將男人穿過的衣服拿出來。她會嗅覺到她男人所特有的一種氣息，而能怡然入睡。這才是那種最誠摯的嗅覺享受。當然此外還有類乎這種的其他嗅覺反應形態。化妝品可以有助於嗅覺的反應是無疑的。但廉價的化妝品，只能使人起一種瞬間的想入非非，不但不能有助於他或她的嗅覺反應，反而往往是有損摧壞的。

最後才是味覺。可是這里所謂的味覺可以說是超官感的，它並不基于「舌」的作用，它却基于各別的視覺，聽覺，觸覺，以及嗅覺的官感作用的總和。我們說「比較還感覺到一點苦」，以及「重溫舊夢的新戀最有滋味」——因為有甜，有酸，有辛，有辣，或者更有苦。這種味覺的名稱，當然不是「舌」的作用，而是一種以味覺的名稱表示出來的感覺。

可是戀愛的味覺，不僅是縱橫的行進——如上所說視，聽，觸，嗅，味，那樣，還有一種橫到的行進的。就個別戀愛的進程，那是縱線的；就整個的戀愛事件而言，却是橫列的。這是在整個戀愛事件，而不是個別的戀愛進程，戀愛的味覺，更有它的意義。

重溫舊夢的新戀之所以有滋味，因為它有甜酸苦辣，五味調和；在情事上講，它有悲歡離合的曲折。因為有這種曲折，有這種五味調和，它的味覺亦最深刻。失戀之所以苦，因為它只嘗過甜，或者甜亦不曾嘗過，所以只感覺到苦。初戀單戀之所以甜，因為它們根本沒有嘗過味過不曉得什麼叫做甜酸苦辣；就是甜也覺得是甜。

戀愛的味覺，還有不止於此的。甜酸苦辣，是個別的味覺，此外還有味覺的總和。和我們說這樣東西味道很好，我們並不指甜酸苦辣而言，這是我們味覺的總感。這里有的是一個比較；就是這個比那個味道要好。戀愛的味覺，也有這一層。就男人講，一個男人，有兩三個女友，都在戀愛的行進中，他會本于個別的視，聽，觸，嗅，味，等官感的反應，而有一個總味覺反應。這里就有比較。當然他要那個味道最好的。

春天是快到了，細細的玩味戀愛的味覺吧！

# 談食日

都 零

天意。其實不過是一物遮斷了光線的進行罷了，這遮斷的物事，是月亮兒。

整的滿日，而月食必在陰歷的月望。

即皆既食，而部分食則中國各地均可看到，但不過食去十分之三樣子，是肉眼看不清楚的。

於科學，而英國克倫威治天文台與劍橋大學天文台組織二觀測隊，行橫斷大西洋之日食觀測，可惜天曇雲阻，不能十分成功，但由若干照片所得結論，認安斯坦的原理為不錯的。

過太陽極近旁的星光，生一秒半的屈折，可是一九二九年德國學者實測的結果，是「日食時太陽附近的星光，有二秒二的屈折」這是生了七秒的差異，安斯坦以及各國的天文學者物理學者，大為意外，吃驚不小，安斯坦且說「倘使那個結論是正確的，則相對性原理須要重寫過」這實在是打倒牛頓學說的相對性原理的一大事，各國新聞界，大為震動，而美國方面主張一九二二年的觀測是不錯的。德國方面也說自己的計算精密無訛。於是得不到結論，依科學精神，只有再加實地觀測以求結論，所以今年這一次日食，是世界學者本來很注意的。

不好了！大新年初一日的早晨，天狗喫太陽了！這一定是不祥之兆，上天示誠於吾國的徵候！在我們的社會國家如此混亂之際，國難臨頭，人民疾苦益深而有些人不知責職有分，不但嬉笑如恆，反而加緊放蕩與荒唐之行，天上自得有此警告。倘在帝制時代，一定欽天監上奏章，大臣宰相上疏奏議，皇帝也許下罪己之詔，一旦發奮圖強，可以由迷信而轉國運於太平的。可是，此處科學昌明之世，既知天上無狗也不吞喫太陽，於是視若無睹，一任土崩瓦解，天下事，難矣。天上的日食，我們且約略說說。

請看這裏的略圖，便可明白，太陽在中央是光芒四射的，地球在太陽周圍轉走，而月亮所在地球周圍轉走，地球與月球的軌道都略成圓形。在他們走轉之際，一定有些時候，日，地，月三者會走到同一直線上來，如圖中的甲，乙，丙，三者在一一直線上的。這時倘使月在地與日之中間，便叫做「衝」，地在日與月的中間叫做「望」。

在衝陰歷的歷日上說起來是初一，望則是月半。我們可以仔細看到在衝時，太陽到地球上的光，被月球隔斷，這時便有日食出現。在望時，太陽到月球上的光，被地球隔絕的。所以，凡日食的出现必在陰

那觀測些什麼？日食中所要觀測的很多。第一是太陽的紅焰，這在太陽表面上異狀活動而燃燒發光着的氫和鈣，以及外面的一種光圈，均要用照相攝下來研究。再研究邊緣上的光，分析起來以推測其溫度壓力及物質的構造。此種研究，是以前一直繼續下來的，現在還要多加觀測，還有日食對於地磁氣，無線電波的影響的觀測。

可是德國的學者，以安斯坦的理論由外國人證實為遺憾而在一九二六年蘇門答拉的皆既食，也想去得一個結果，可是因天氣不良，而沒有成功。

這一次日本派了軍艦載了學者，去太平洋上荒島觀察，想出世界的學園爭一席地，本來各地是早想參加的，因迎來日本贖武，學者們都無好感，故沒有什麼有名的機關去參，只有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威廉孔士教授，及南加大學的約翰孫教授二人參加，是很寂寞的樣子。這一次天氣極好，成績不差，且看結果？

不好！大新年初一日的早晨，天狗喫太陽了！這一定是不祥之兆，上天示誠於吾國的徵候！在我們的社會國家如此混亂之際，國難臨頭，人民疾苦益深而有些人不知責職有分，不但嬉笑如恆，反而加緊放蕩與荒唐之行，天上自得有此警告。倘在帝制時代，一定欽天監上奏章，大臣宰相上疏奏議，皇帝也許下罪己之詔，一旦發奮圖強，可以由迷信而轉國運於太平的。可是，此處科學昌明之世，既知天上無狗也不吞喫太陽，於是視若無睹，一任土崩瓦解，天下事，難矣。天上的日食，我們且約略說說。

那觀測些什麼？日食中所要觀測的很多。第一是太陽的紅焰，這在太陽表面上異狀活動而燃燒發光着的氫和鈣，以及外面的一種光圈，均要用照相攝下來研究。再研究邊緣上的光，分析起來以推測其溫度壓力及物質的構造。此種研究，是以前一直繼續下來的，現在還要多加觀測，還有日食對於地磁氣，無線電波的影響的觀測。

可是德國的學者，以安斯坦的理論由外國人證實為遺憾而在一九二六年蘇門答拉的皆既食，也想去得一個結果，可是因天氣不良，而沒有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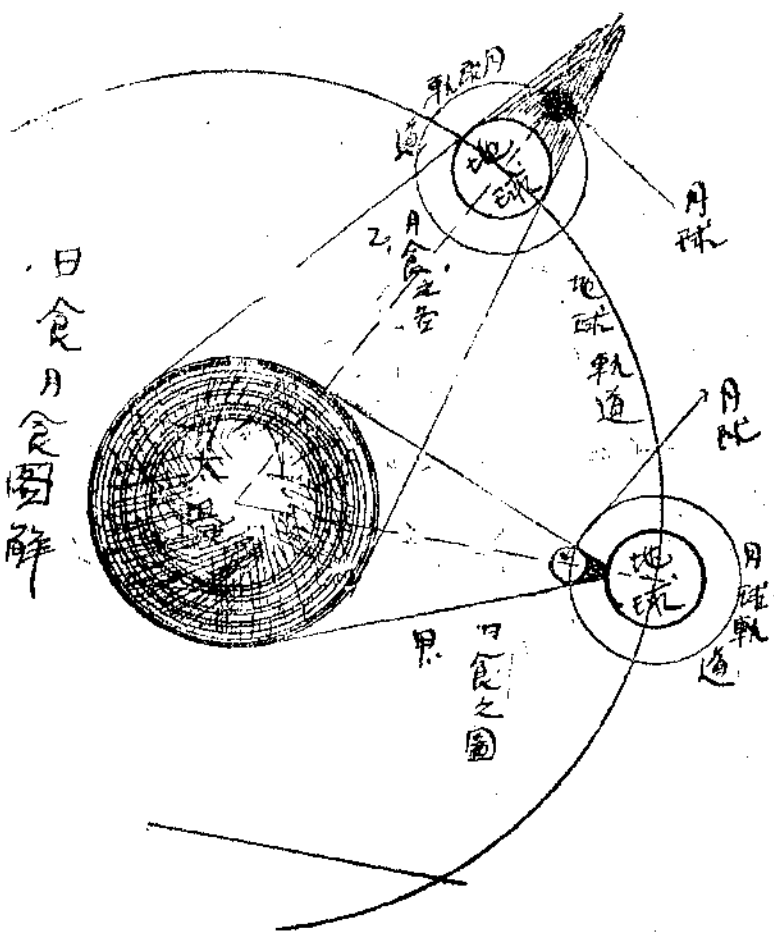
這一次日本派了軍艦載了學者，去太平洋上荒島觀察，想出世界的學園爭一席地，本來各地是早想參加的，因迎來日本贖武，學者們都無好感，故沒有什麼有名的機關去參，只有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威廉孔士教授，及南加大學的約翰孫教授二人參加，是很寂寞的樣子。這一次天氣極好，成績不差，且看結果？

這一次日本派了軍艦載了學者，去太平洋上荒島觀察，想出世界的學園爭一席地，本來各地是早想參加的，因迎來日本贖武，學者們都無好感，故沒有什麼有名的機關去參，只有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威廉孔士教授，及南加大學的約翰孫教授二人參加，是很寂寞的樣子。這一次天氣極好，成績不差，且看結果？

十日談與日食談是諧聲，大概元旦日食，雖則是廢歷的元旦，也是十日談將風行天下之徵兆吧。

日食怎樣會起來的呢？

這是很簡單的，像一盞燈火被別的事物遮掩了，看不見火光。太陽是發光的天體，平常我們總看見他的光，但當有物事遮斷了我們地球與太陽中間的交通時，我們就不見太陽光了。這時白晝天昏地黑，太陽失色，如一黑球，於是古昔迷信之時，以為是示人吉兇的



十日漫畫

# 我的幸福

見人

我和妻對面地坐着，大家沒有說話，實在我們都沒有話可說的。站在我身旁的孩子，仰起他的小腦袋，望着我。於是說：「爸爸，今天買一尾魚吧，我要吃魚的。」

妻首先笑起來了，於是我也笑了；這笑裏的滋味，我不知道是滑稽，還是酸慘？然而我看見妻祇笑一聲，又馬上嚴靜了。

往時，這孩子是非常頑皮的，常常當吃飯的時候，有隣孩來叫他，他便連飯也不吃，馬上放下筷子帶跳地跑去。任我和妻怎樣地在後面叫着，但他都不聽見了。那時我和妻才時常憂慮着他的營養不夠，將來的身體一定很糟的。這回，我失業了數個月以來，真窮透了；我們已經有兩星期沒得飯吃，祇煮點粥來充饑。而在我們沒得飯吃時候，孩子就偏要東西吃，現在竟要我買魚了。我摸一摸袋角：還有十多個銅板子，我打算今天我們還可以煮粥來充饑。但是對面的妻對我說話了：

「孩子現在也要吃東西了，你以前不是說過：他不肯吃飯，將來身體會成問題的嗎？現在趁他喜歡吃東西的時候，趕快去托多幾個人找足事情做，好弄點錢來買點東西把他吃。」

「什麼人我都托遍了，你的裙帶又不是像人那樣的會帶給我事情做，我真沒有辦法。」

「你爲什麼不娶一位能夠靠裙帶吃飯的妻子？你爲什麼偏要娶我？」

妻生氣了，頭轉過那邊表示不理我，但我原是說來玩玩的。但事實上我又要給她陪不是了：「不要這樣子，我是說來玩着玩的。」

「玩着的！」

女人的心腸也許是棉花做的吧，不然，女人就是天生來便會那麼樣子才足以增加夫妻的樂趣的。妻終於經不起我來幾個獻媚，也就沒有什麼了。

停一會見，我的房門又咯咯地響了。我開了門，我的二房東便進來了。

「早！二房東說。」

「早！我說。」

「今天我想要你付點房錢。」二房東把來意說出了，這時我真想不出適當的話對他說。因為他每一次來問，我都是對他說着同樣的話的。但在沒有想出適當的話之前，我依然用從前的舊套應付他了。

「實在是對不住得很！數個月來我都失業守在家中，等我事情找

就之後，我再給你完全付清。現在實在沒有法子，對不住！……」我說完這套常用的舊套後，我眼睛望着二房東，等待着他的回答。我好像是站在法官的面前那麼地，心裏惶恐地謹防着：他一開口我可就要糟的。但我又希望他會原有我。這時我竟覺得像一個貓兒了。

「請你去想想法子吧，你已有三個月沒有付房租了。欠三個月的房租，在上海是很少見的。」

「好，我今天去想想法子看吧。」我總算是把二房東勉強地應付過了。

在上海，能夠欠三個月房租，實在是很罕見的事情。雖然我的二房東待我還算客氣；但我再不能不想法子了。於是我便決定今天要去訪一個在市教育局裏邊做事的朋友。

那個教育局裏的朋友，以前是我的教師。在師生之間，我們都要維持着某種的尊嚴似的，所以我從來不敢把我困難情形都告訴他。可是今天可以行了，今天我把我一切的困難情形都告訴他了。

以沒有問你，但現在已經聘定了人了。但等我問一問看，那裏邊還須要一個小學教員，要是還沒有聘定的話，我把你介紹進去吧。」

我得到這消息之後，於是我便很快地跑回家裏來，告訴我的二房東，說我幾天之後就可付清他的房租了。我自己也覺得很快樂，因為數月以來的失業真把苦透了，而現在又重新得到職業那是多夠幸福的事情！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個在教育局裏的朋友，看他已經給我弄好了事情沒有。他便對我說：

「現在好了，我已經給你把事情弄好了。本來那樣的教員校長已經聘好了的，但我不給他批准，我把他弄掉了，我是有權限把他弄掉的。現在你就去就這個位置吧。」

「呵！感謝你！……」我聽了這一個消息之後，我忙然了。這是我的幸福嗎？

現在我欠三個月房租付清了，也能夠買一尾魚給孩子吃了，妻也不會相對着我苦哭了，數個月以來的失業的痛苦現在沒有了。但有一件事情時常要浮現上我的腦間來：那個爲了我而給教育局裏的朋友弄掉了的人，是不是



十日漫畫  
北京大學森淫案列  
決，葛天民處刑五  
年，雙方提出上訴  
，李淑賢兄玉華玉  
林據李遺有「用棉  
酒在我感情上我」  
句。此案爲青年戀  
愛失足受法律裁判  
畫失云。

「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是怎麼困難，要是我知道，我早就給你設法好了。本來以前我們還有一個小學校校長的位置，我以爲你不願意幹這事情，所



十日漫畫  
俄國關係緊張，戰機有一觸即發之  
勢，英報近用圖解公佈日本在滿洲  
區皆係按我侵略之用。

他也失業了數個月呢？是不是他也二星期來都吃着稀粥充饑呢？是不是他的孩子也要他買一尾魚來把他吃呢？是不是他的妻也對着他苦笑着呢？他是否也欠了三個月的房租呢？二房東是否要逼着他去想法子呢？……

呵！我的幸福，就是他的毒藥嗎？……



十日漫畫

無錫鄉婦吳唐氏連產三次怪孩，均死  
缸門，遂以口出，其鬼難問其小報以  
爲直與間要人國難演說會感，蓋此不  
詳光應國難云道諸實在反動可恨，怪  
不得行政院學決要取締此種小報，宜  
說。



# 黎人陳列所參觀記

游絲



子穿的人少見；於是船到之日，早傳運退還，報紙的記載，像蛇卵般源源不絕。兩日後，市民們便滿嘴「黎人」。

第三日，除夕，報紙便登了一段消息，說陳旅長見得市民對於黎人的手采皆欲一觀為快，而且為着點綴一下元旦起見，實行元旦起，一連三天，在「動物公園」開一個「黎人懇親大會」。每人入場券二角，所得的錢，全撥為黎人教育醫藥費。

這很奇，清時，瓊崖稱為「道」的，偌大的地方，五十萬黎人的教育醫藥費都沒有？並且，陳旅長與第一集團軍對抗時，也以瓊崖作飯碗呢？而且，「撫黎」難道止得個空名，沒費用的？

然而，廣州市民並不斤斤于此的，畢竟二角錢不是白花，而且素來對於「鐵血主義」者是樂善好施的，於是「動物公園」的門前售票處，擠個不亦樂乎！——大概一天有四五萬觀衆！

這事實在太動人心目了，昨天（三日），店裏兩個同事——老生意家，歷來是不花閒錢的，一年不知有沒看一次電影，在報紙上看見「懇親大會」的廣告，也忽然老與勃發，聯袂而去。

回來，自然有幾個鐘點講，猶如鄉老入城！據說：的確女人沒褲穿的，不過有條花布圍着；有幾個

## 姑妄言之

了平

下人：……王三太爺的三少爺因為強奸老頭兒的八歲小丫頭；昨天夜裏被縣太爺捉進城裏去了；今天一早，老爺還沒有起身，三太爺便親自來過兩次，說是求老爺在大人面前講個情兒！

下人：老爺，這是三太爺教小人呈上的封套。是呀，我正爲這個怪你呢！爲什麼不早回我？難不成我睡到天黑，有了這樣的大事你也不回？笨出！現在趕快到王府上去一轉，就說三少爺那件事，我馬上進城去辦，請三太爺放心！

甲：你他媽的混蛋！  
乙：混蛋是誰？  
甲：罵你！  
（十四）  
狄考勃拉：中國真好，姑婆美！  
中國文豪：不備如此吧！  
狄考勃拉：噢，不備如此？  
中國文豪：你先生不是愛抽煙麼？  
狄考勃拉：正是，我的煙癮才大哩。  
中國文豪：那麼，中國的鴉片又公道又好！才過癮哩！  
（十五）

（十六）  
考古學家：人是猴子變出來的吧！  
生物學家：人是精蟲。  
古小說家：人是石頭縫裏鑽出來的。  
迷信太太：人是菩薩手下的妖怪。  
某宗教家：人是上帝用泥捏成的。  
小孩子：人是從媽媽肚皮裏掉下來的。  
（十七）

甲：靜默的時候，你想些甚麼（老爺們不要誤會：我這靜默指「靜默三分」之外的一切靜默！了平怕這罪更怕死，特別聲明）？  
乙：我想如何建設我的家庭，如何使一個家庭中容我獨尊！朋友你呢？  
甲：我想的是也許下期航空獎券特獎的得主是我；料我寫給新影片公司的那個女明星的回信該來了吧；希望我的押塞夫人早日歸天；……  
（十八）

李先生：朋友，你甚麼顏色的帽子不好戴？却戴這頂綠的？  
顧先生：這裏面大有研究。  
李先生：倒要請教，以廣見聞。

楔子：本篇乃一月十二日寫成的，原想寄來十日談，因怕失去時間性，故寄去香港大光報。誰知在十八期上發現了忍之先生的「黎苗懇親會參觀記」，說得天花亂墜。我在替黎人叫屈之餘，不能再抄一篇寄來，以正觀聽！

這篇東西好多月以前就想寫了，一來懶，二來沒空，所以到這時才動筆。現在，似乎失去時間性了，然而說不定過一會再有一批黎人來廣州的；而且，香港或廣州的一部份市人，沒有去過「動物公園」(註)飽過福的，在這篇東西裏探索一下，也可以知道當日的情景；而且，更可以知道文明人(?)怎樣對待未開化或已半開化的人類——序或跋。

(註)：「動物公園」，今已改為永漢公園。緣因這公園開設時，傳到去英京倫敦；於是倫敦萬牲園寫一封信來，查詢園內動物數目及種類，又請以動物亦換：這弄到敝當局無地自容，立刻改掛牌子。

廣東有一個瓊崖縣，縣屬有一個五指山，山裏有一種人名喚黎人，這是半開化或未開化的人類，於是當局派了陳旅長漢光去，謂之「撫黎專員」！

他怎麼「撫」法？用手「撫」抑或用鎗「撫」？這可不知！但據說頗有成績：調查了黎人總數共五十萬，還分得出俵黎，剃頭黎，吊乳黎等等數十種黎人；還不知到他們有沒有火銃？有多少小支？識不識字？有多少人識字？女性有無褲穿？等等。

前十多天，大概陳旅長見得新年已屆，油然與思家之念，於是買掉旅里；同行，除近身兵弁之外還有黎人一百五十個。

這自然是奇聞怪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花旗袍見得多了，沒褲



罷！」

兩個大胆的，挺胸而出，黃衣兵起先不准；但他們又嘖嘖得有理：「先前也有人沒票能進去的！」于是逼得大發慈悲，開了放行。一連衝進十多人。我自也在其內！

走了兩步，前面就是六角亭，亭外圍了一夥伸長頸子的人，看掛在欄干上的黎人底玉照。這些玉照，是亭內幾個女學生賣的。我想：陳旅長真會做生意；記得賣票的也是女學生！這許多女學生，不知打哪兒拉來的？誰說男女不平等呢？該改爲「女男不平等」罷；女人作學生有人請兼作買賣，男學生可有人請？

這不干我的事，我沒錢買，我行！行到「陳列所」了，是一個茅棚，像鄉間的「文武廟」打醮時所搭的棚；棚正面的壁中央掛了黨國旗和總理遺像，棚的地板上，最前蹲了一列黎人，後面的四列生了長凳，一共五列，大約九十上下的數目，全是女的。男的也有，稀稀的站在女的背後，或擠在最左的一個落角。據說，這些黎苗（內中有小部份苗人），女性佔了五份四，我看來，佔了六份五倒有！不知幹麼陳旅長帶了這麼多女黎人而不帶多些男黎人？尊重女權？男人不用見識文明？女的比男的大胆，男的躲着不敢來？抑是在瓊崖已打算到帶她們出來唱戲跳舞賣錢，故此多帶女的？

往回說：這些黎苗雖像貨品似的擺在棚裏任棚上的驕似的「文明人」欣賞，倒并不感到難過，似乎也以貨品當作自己了。無聊地，有時望望人，有時望望遠處，有時

放低聲跟同伴談幾句，很斯文！棚下人，也毫不覺厭，儘伸長脖子，有時發出幾句驚奇的話。

棚上有幾條「軍人」背着銃。有幾個人，不知甚麼人？手裏擎着白布的三角旗子；可惜我短視，看不到上面寫的甚麼？

這兩種人，不知甚麼用的？忽然，一個穿了軍服而又加上一件洋裝大衣的「軍官」出來臺前演說——不知能否稱爲演說？向人解釋那些遍體刻了藍條的女黎人刻了這些藍條甚麼原因；可惜人嘈，他的聲又嬌，我的耳又不大聰，祇約略聽說：瓊崖未有入跡之前，來了一位公主……同狗交媾，生下一個兒子……一天，兒子潤邊洗澡（？）……見了狗，擊石將它擊死……于是殺身成了風俗！……

演說完了，有些似乎異常有興，發出許多要求，但不敢（害羞）大聲。一位「四眼佬」（註）面皮較厚，自告奮勇，代表大眾舉其右手呼曰：

「我們想聽聽關於這人猿交媾所生的孩子（註二）的事！」（註壹）：四眼者，是廣州人給戴眼鏡的人的美號（但有時懷孕的女人又曰四眼婆！），言其有如四眼四隻也；佬者，漢子之謂。這人有眼鏡，故如是稱！（註二）：這孩子據說是一只大猴公強好一個黎婦因而產出的。是「懸親大會」廣告材料之一。軍官沒有聽見，因爲演說結果完滿，感情異常緊張。四眼佬于是再進一步，用手揭起帽子在空間一揚，呼曰：

「軍官」講了。四眼很極滿意，繼續要求：

「可否叫她們唱個歌給我們聽聽？」

「明天罷，太疲倦了；她們今天很早就起來了！」

我以為四眼佬不再說了，這錯誤！人，多數止求自己的滿足而強人照自己底意思幹的，尤其中國人；於是，四眼佬就說：「不要緊，唱幾句罷，我們很想聽聽——」

「笑幾聲，左右看看，得意地。」我立刻又感到一陣更厲害的肉麻。數辭不獲，「軍官」叫她們唱了——四個女人，大約十六七歲上下，害臊，不肯唱；用手推仍不肯，一個還將腦袋藏在同伴的腋底。我想：狗了！「嘿！她們也知道害臊的！」身旁一個人說驚奇地。我真想問問他：她們不是人，你才是人？

「對手哪！」這簡直逼着她們扮演「××歷史」！畢竟沒有唱，因爲「軍官」回答不能。

人看人，所差的：耳圈，裙子，褲子；這有甚麼好看！我要回家吃飯，便走了！

再來一個跋：本來這三天「藝術工作」，「懸親大會」便要結束了，後來見「參加大會」的太踴躍，於是再展期兩天，再展期兩天；變了七天。七天後，聽說以擅割包皮馳名（或自吹）的許修五醫師，及老黨員兼律師兼考古家兼博物院委員兼校長的謝英伯先生和其他幾個偉人等發起，又在新公司裏開一個某某大會。各界人士都可以參加，如果肯拿出五塊錢。我沒有錢。不禁大嘆豔福太薄！但據我看來，也不過人看人與喫燒肉而已！

「懸親大會」的廣告，似乎有藝術兩字在內的；可是她們或他們的動作據事實上觀察，全不藝術！「機械」還真！大概藝術兩字，即是「改變」的意思；無非把那些平開化而未受過「文明」的罪惡黨陶過的人類，計誘去吸受些「文明」風氣，使成爲唱歌，跳舞，種種「藝人」，好給「文明」開開心而已！不知道那些黎苗如果知道了自己已被陳列在「動物公園」裏任人參觀，會怎樣感覺？不知他們會不會追求「文明」？不知他們造了「藝人」之後，會不會回到了「家」裏時，逢人便得意地告訴？

顯先生：

我老是有點懶的，身上，噴滿了香噴噴的，香噴噴的，不見綠色東西的，所以爲免被香噴噴噴到我身上來，便戴了綠帽子。

（十九）

父：你現在在聽大話下流了？

子：你問你自己呀！真是在南京讀書，會讀到歐女體裏去？

父：還有什麼奇怪的。

顯先生：

我老是有點懶的，身上，噴滿了香噴噴的，香噴噴的，不見綠色東西的，所以爲免被香噴噴噴到我身上來，便戴了綠帽子。

（十九）

父：你現在在聽大話下流了？

子：你問你自己呀！真是在南京讀書，會讀到歐女體裏去？

父：還有什麼奇怪的。

# 文壇畫虎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遠近快事，以趣味為主，事屬實情，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屬於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欄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 一九三三年福州文壇一瞥

李小山

### 一、從頭說起

讀了十日談的一九三三年文壇新人，便想到福州的文壇，更回想到一九三三年的福州文壇。

古代原是夷狄之邦，而現在又是文化落後的福州，簡直是無文壇之可言。這麼說，是沒有什麼可說了？可是再想想，一九三三年的福州文壇的確也有些話可說，就是無話可說也得搜些話來說說。

其實，要想在「文壇」上「登龍」，非得讓雜誌的編輯們認識你的大名不可，非擺擺架吹吹牛不可（這是本刊編輯允許的），於是這篇文章便寫得成了。

「這是自私的動機！」這我承認，壓根兒世界是自私造成的，假若不承認，那就是掩耳盜鈴了。假若沒有這個動機，人民政府便不會成立，福州的文壇便永遠也不會有起色，這篇文章也寫不成功。

### 2. 文藝團體

一九三三年的福州文壇可以說是最熱鬧的了。純文藝的團體有：協和大學荒洲文藝社，青青文藝社，晨光文藝社，白楊社，無名文藝社（福州分社），日報上的副刊則有：民國日報的中山公園，求是日報的晨鐘，國光日報的縱橫，福建日報的五味子，新潮日報的經緯，南方日報的摩托，新聞日報的破屋。這些日報上的副刊不都是純文藝的。

荒洲社是協和大學幾個愛好文藝的學生所組織的。社員只有一打多，宗旨是「研究文藝鼓勵創作」。每星期借福建日報副刊的地位發表週刊；歡喜寫小說的就專寫小說，歡喜寫戲劇的就專寫戲劇……都是各就所長來努力。都是嶄新新的作風，作品也都頗有現代的傾向。發刊以來，留給人家的印象也並不壞。也許因為他們是大學生，所以所寫的東西也

比別人的好吧？

青青文藝社，聽說是幾個男女中學生的組合，徵求頗廣，社員之多由之可見。他們的宗旨可不明白，可是他們出版的園地最多，並且也全是借福建日報附刊的地位。像福建日報上的婦女週刊，詩絲週刊，國光日報上的戲劇週刊。這許多名義上雖說是隸屬於青青，實際上有的却是獨立的。譬如：戲劇週刊完全是由荒洲社的幾個社員負責寫稿，編輯，並發稿。許多社員，基本的除外，彼此沒有見過臉，至多只用信札交通。刊中的作品很是幼稚，但是，婦女和戲劇，却是福州文壇中不可多得的刊物，為福州婦女界戲劇界放一線光芒。

白楊社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文學的。該社大約成立於五六月間，發刊的地方也是福建日報，篇幅與荒洲及其他的一樣，也是每星期發刊一次。他的主張似乎是那麼漂亮，可是他的刊上的作品，上半的標題是所謂「有主張」的，排在下半的却有些「肉麻」了。

青光文藝社是青青社與晨光社的合併。晨光社也曾借在福建日報上出週刊，只是出刊的時期不長，像嬰兒一生下來剛哭了一聲就死了，所以那微弱的聲音沒有引起人家的注意。青光社成立之後，就開過一次全體大會，三十多個社員

### 靳以 阿鶴

他的兩頰上有着永遠令人可愛的紅色，是個拙於應酬而精於深思的人。復旦大學商科學業生。以個人的濃重的氣質和輕微的感傷的筆調，會寫能夠深深搖動人心靈的羅曼司。

因為他的情感是道地的青年人的情感，而那種感傷也是貫串了一個現代人所有的敏感的神經的感傷，所以他能得着大部男女青年的愛好。

在許多新進作者中，他是多產的。以絨默的努力第一個達到最高的成績，靳以實在可作青年作者們的代表。那是很久以前，在復大預科同學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歡喜寫作文章。記得那時復旦的文學園地真算是盛極一時，在許多寫詩的人中，靳以也是一個。他的詩優美華麗，有純熟的筆致。他發表詩作的名字是章依，他的本名是章方敘。

到了大學的最後幾年中，靳以的地位成為許多人羨慕的目標，因為那時復旦的「皇后」陳××同他纔得很熱，他遂有着「皇帝」的令譽。他的最初的中只出席一半，因此選舉就保留到下次舉行，可是第二次的選舉會仍舊沒有開得成。

無名文藝社福州分社的成立。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負責人是黃梨，我們跟談過好幾次，荒洲社也曾請他到大學演講過一次。無名社在福州，也跟上

寫作，多半是得到這個人的鼓勵。皇后的人品和實質，實在是一個無可批評的女子。一時間熱情的炫耀，是這位小說家後來常常提起的傷情記憶的種子。

假若說那女人幫助了他最初寫作的勇氣，則這人也是促進了他後來努力的因子。在這以金錢決定一切的社會裏，我們本沒有理由去批評一個女人，即使她是怎樣不情的拋棄了一個有才貌也愛她的男子。

靳以是個熱情的人，也是一個非常癡迷非常忠厚的人，他永遠不能收回對這不情的人流下的眼淚，收回他的思念的心。

復旦一別不覺已是兩三年了，我除了從各種流行的刊物看到他日益加多起來的成績而外，不知故人仍如舊否？我遙祝他的健康。

### 甘永柏

也是從前復大的學生。沉默地，有着一雙聰慧的大眼。他會寫美麗的詩歌，我認識他最初是由於新文藝月刊的推薦，後來發現他是近在眼前的一個鄰居。年齡太稚了，昧於一切。

海一様大招呼社員，參加的有六十多人，職業全是小學的教員和學生，住址多半是外縣。該社最大的工作就是出版無名文藝半月刊，第一期的經濟早已籌備，只等着上海的稿子寄到，但人民政府一倒後，無名社的負責人也溜之無蹤，半月刊也始終有出版。

純文藝的團體已經都說了，現在且說日報的副刊：  
福建民國日報的中山公園，（以前名人間），這是黨報，銷路最大，而且投稿的也最多。因為該副刊投稿有給稿費，因此來稿就像雪片那麼多。雖是那麽漂亮的名目但也未免有「私園」的嫌疑。「中山公園

「很少生面人的足跡，因此園中老是那麼冷清的。」

晨鐘產生於一九三三年以前，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間，晨鐘再也不會响了。

南方日報的摩托也是一九三三年前的產物，編輯者是一乳臭未乾（不是罵）的小孩子，所編的刊物當然也是帶着奶花香了。

新潮日報的經緯是一九三三年初的產物，內容的實質跟荒洲來得充實，因為他的篇幅比較來得大。荒洲社的社員與該刊時有文字之交。

福建日報的五味子，簡直是種寒賤的副刊，篇幅更小得可憐。

國光日報的縱橫是跟十九路軍一起而來的。上由編輯下至撰稿人，十分之九是異軍社的份子。許多刊物之中就是縱橫弄得最好，內容最充實，這

個當然和篇幅的大小有關，可算是福州日報副刊中的一顆明星。

新聞日報的破屋是在年末產生的，可是不到一個月便停刊了。

### 3. 一瞥

荒洲和青青都是成立於一九三三年初，暑假仍舊繼續出刊，足見該報的精神。

七八月間，白揚社成立之後不久，白揚社跟異軍社（縱橫）竟大打起「狗」的筆墨官司來了。這邊罵那邊「狗」，那邊就罵這邊「狗屁難聞」，白揚的篇幅每星期都是滿滿的「狗聲」。罵到無話可罵，就揭穿各方的陰私。後來異軍社（縱橫）置之不理，讓對方罵了個痛快才掩旗息鼓。

說起來熱鬧也熱鬧，可笑也可笑，可歎也可歎。

到了秋季，荒洲從福建日橫移到國光日報上去，篇幅也

擴充了許多，內容也跟着比較進步了。每期都有詩，小說，劇本，或是散文小品。換了兩個新編輯，添了不少新精神。

青青社也在那時停了刊。因為福建日報社不願為了一些不相干的週刊，每天少收了些多廣告費。威利因為稿荒，並因為編輯者的時間不夠支配也宣告停刊。青青跟晨鐘就在這個時候合併。

十月間，最引起福州學術界注意的是胡秋原梅斐彬的來函和民國日報社的改組。胡秋原在新改組的民國日報社佔了個很重要的位置，把中山公園改做大眾世界，另外又發行思想三日刊，內容論文居多。

同時，白揚社在民國日報上取得了一面的篇幅。一發刊就破口大罵法西斯，罵的話仍離不了「狗」的氣味。

胡秋原的來函，抱了好大的企圖：他想振興福建的文化，把他所辦的讀書社的發行處搬到福建日報社來。他趁福建日報的五週年紀念開福州各文化團體茶話會的時候，組織了個福州文化總同盟。

（這是多麼堂皇皇哉的名目！）臨時推舉了五個團體做起草委員訂定簡章，五個團體之中白揚社佔了四個。這是該社預先計劃好了的：開會時多化了幾個名稱互相推舉。

會場上，白揚社跟異軍社顯然地又站在對立的位置。文化總同盟成立之後，其他各社看透了白揚社的作用，都退出了總同盟，由白揚社自家

撐着福州文化總同盟的旗號，自拉自唱起來。

在十九路軍主宰之下的國光日報因經費缺乏而宣告停刊，荒洲的這塊荒洲也跟着覆沒了。計算從創刊到停刊，共總出了四十多期。新潮日報也停了刊，許多日報也都停了刊，剩下民國日報和求是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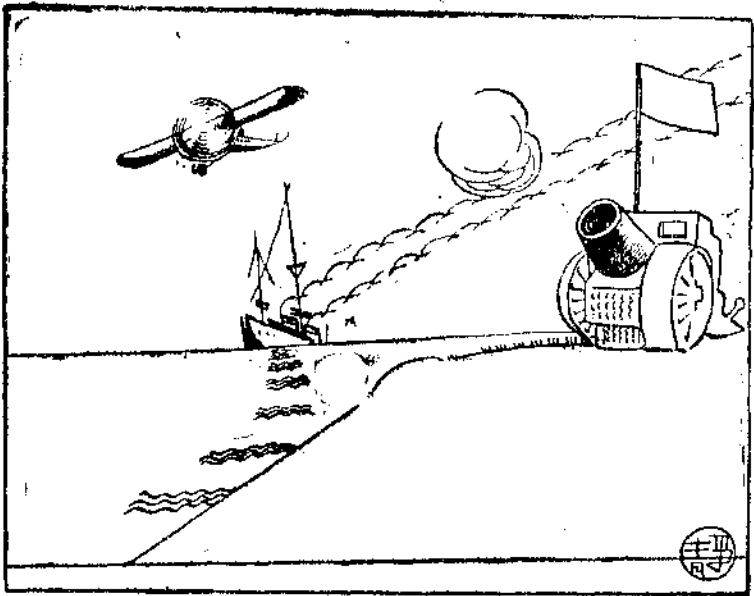
到了這時候，福州文壇似乎是在奄奄一息了。各文藝團體的工作似乎也無形停頓了。剩下荒洲社，雖然沒了出刊的地方，可是別方面的工作却有着不壞的成績。每隔三星期的文藝茶話會仍原繼續舉行；最後荒洲的「小劇團」還給青年會的濟貧遊藝會公演了一次田漢的顛慄。

說起戲劇就記起戲劇家歐陽予倩的來函。那天晚上他應荒洲社社長之約特地到青年會看顛慄的演出。他應人民政府之請當了文化委員會的什麼，計劃與人民劇場，福州的戲劇界給他興奮得了不得。

人民政府成立的過程中，白揚社的文化總同盟（應該這樣稱呼才對）賣了不少的氣力：貼標語呀，擁護呀，宣傳呀……弄得怪有勁的。等到人民政府遷都漳州，白揚社便也崩解了，白揚社的文化總同盟也跟着壽終正寢了。

這麼一來，我想福州文壇的振興也許就在這個時候吧？（按這原是胡秋原就該寫了，可是前個月人心惶惶，避鐵鳥從空中撒的糞還來不及，那有功夫去寫文章？）因此這篇寫得並不算遲！

一九三四，二，七，福州



十日漫畫  
英國對軍縮態  
度忽然變卦，  
保守黨領袖特  
溫且公開主張  
軍擴，現在全  
世界各國對海  
陸空軍努力擴  
充不遺餘力，  
我國將來只能  
做人居客的豬  
君。不見，時  
至今天還在自  
家打自家。



## 梁實秋先生來信

編者先生：

第十八期十日談有這樣一段——

新月批評大家梁實秋氏幾年前曾發明過「思想統一」，與所謂「文化統制」或多吻合之處，不過後者的內容係根據「民族主義」，前者則根據「新月思想」。新月派人曾說過中國所以弱，是因為中國卑鄙，醜陋，不講禮貌，不知衛生，道德不高尚，教育不普及，與所謂帝國主義毫無關係；反之，近幾年來中國到受了帝國主義的不少好處：（胡適的見解）譬如美庚款的退回，請胡博士等去襄助中國教育文化的發展與普及。雖然所謂「好處」也者，實際也不過只「好」了胡博士等幾位而已，於「小民」確是「無與」。新月思想，除了這些，他如：實際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逃不出理想的圈子」的「實驗主義」，以及「

倚靠國聯」等等都可包容在內。那末前幾年「秋郎」所倡「思想統一」的「思想」，總不外這些內容，幸而這「思想統一」只曇花一現就雲消煙散；否則「統一運動」告成之際，亦即中國亡國滅種之時也。

這未免與事實太不符了。我寫過論思想統一這樣一篇文章，我是反對「思想統一」的。這不能說我的「發明」，更不能說我與「文化統制」多吻合之處。我近年來受人譏諷也不少，我從不辯白，因為譏諷者的人格事實上已經證明他的譏諷是不可信的。貴報（十日談）並非是小報之流亞，並且邵洵美先生乃貴刊同人之一，亦鄙人所夙識，故特聲明如上。如蒙更正，不勝企禱！

梁實秋拜啓二月五日  
拙作論思想統一發表於新  
月某期，後收入人權論集  
一書中，請覆按可也。

十日漫畫  
九一八時以不  
抵抗三字馳名  
海外之張學良  
氏，二月七日  
經由行政院呈  
准任豫鄂皖三  
省剿匪副司令  
，梁料氏將使  
剿匪軍士一反  
其以前不抵抗  
之主張。梁氏  
鴉片已成，且  
又係汪院長親  
手呈請亦信。



# 校花的日記 思索

×月×日——一九三三。  
星期四。

英低頭匆匆地走着，這書  
默子，又快預備上課了。下課  
又是那怪討厭的數學，我最不  
喜歡，因為A加B的公式，實  
在麻煩得來！我常常希望那教  
數學的活閻羅——（當然這名  
稱是我送給他的）——可是他  
偏不病，每天都要叫人活受罪  
，但英却非常得意在學習。其  
實，人生有限，青春不再，尤  
其是我們女子，嬌豔能有幾時  
呢？若不及時應付環境，享受  
快樂，等到你的紅顏衰老了，  
青春消逝了，試問那一個男子  
，還會像神聖一樣的崇拜我們  
，供奉我們，而跪倒在我們膝  
下呢？英這書默子，那裏會明  
白這深奧的道理呢！她每一課  
都用得意的眼光鄙視我，我那  
時真不便高聲地說：「你這書  
默子才可憐呢！」下次，如果  
她再這樣，我可不要客氣了，犧  
牲一個女友有什麼關係呢，要  
是異性，那自然不可以了。  
索性寫下去，數學也不上  
了，橫豎訓育主任，也不會怎  
樣說的。古人說：「偷得浮生  
半日閒」，正是：「勸君惜取  
少年時，花開堪折宜須折……  
」那一首金縷曲很好的註腳。  
人生奚可不如此，尤其是我們  
女人！  
早上，因為我那件新大衣  
，剛剛做好，店子裏很早就送

「我不是校花我又沒有你那樣  
漂亮的面孔，我配給獎嗎？不  
要挖苦人了！」  
「那麼……」我沉吟着。  
我想，下午的約會，人家那麼  
好意請我，怎麼好失約呢？我  
說：「實在的，有下午有個約  
會！」  
梅笑了：「我知道是不是  
P大學那位坐三號汽車的密司  
脫黃約你？」  
「呵！這小鬼這樣靈精！」  
我很難為情地這樣想着不說。  
「我有辦法，假如是看電  
影的話：你可以留密司脫黃，  
在我們校參觀賽球，等到發獎  
以後，再趕到大光明赴第二場  
也不遲呢。你以為怎樣？我的  
校花！」  
「討厭的！你也校花，他  
也校花，叫得怪討厭的！這辦  
法也是可以。」我答應。  
她跳着出去，一會兒，忽  
又推門我的房門，伸一個頭進  
來，笑着說：「真的？我要去  
覆命了。」  
「自然是真的！」  
她去了，我又想無事可做  
，要是想睡，脫這大衣又很麻  
煩！要是看書，一個字也看不  
進去！  
「呵！有了。」我把椅子推  
開，跳了起來：「昨天密司脫  
林不是送給我一部天孫之女的  
小說，還沒有看過呢。」我自  
語着，從抽屜拿起了書。坐着  
看不上幾頁，我又記起來了，  
我把昨天寫的備忘錄檢開着  
「明天應辦事件記上，明  
天務須辦清楚。  
上午：  
寫信給父親要大洋二百元  
也校花，叫得怪討厭的！這辦  
法也是可以。」我答應。  
她跳着出去，一會兒，忽  
又推門我的房門，伸一個頭進  
來，笑着說：「真的？我要去  
覆命了。」  
「自然是真的！」  
她去了，我又想無事可做  
，要是想睡，脫這大衣又很麻  
煩！要是看書，一個字也看不  
進去！  
「呵！有了。」我把椅子推  
開，跳了起來：「昨天密司脫  
林不是送給我一部天孫之女的  
小說，還沒有看過呢。」我自  
語着，從抽屜拿起了書。坐着  
看不上幾頁，我又記起來了，  
我把昨天寫的備忘錄檢開着  
「明天應辦事件記上，明  
天務須辦清楚。  
上午：  
寫信給父親要大洋二百元

## 足球比賽 勞心

「臨去秋波」  
這是在O城有名的××球  
場上的報告牌的幾個在閃耀着  
的美術大字。  
跟着有幾行幾色字：  
「足球季快過了」  
「特請新由星洲回國健將  
登場」  
「為慈善籌款的最後一次」  
「冰淇淋隊初次遇黑虎隊」  
「下午四時開始比賽」  
「體育救國……」  
字體是多麼的藝術化，真  
的鐵劃銀鉤也比不上。  
一般球迷們伸長了頸子張  
望着，張望着。一班人差不多  
都像一羣蒼蠅般的聚攏了起來。  
大家都各自逞能的討論着  
「真啦，這次少不免一場  
大戰！」  
「飛將軍×××也參加黑  
虎隊啦，真非看不可！」  
「看來冰淇淋的長勝軍名  
義定敗了。」  
「不吧！冰淇淋的前鋒五  
虎是年少精壯呢！怕那黑虎隊  
的兩條老柴後衛不是敵手。」  
「看哪！他們這次也說是『  
臨去秋波』啦！」  
「是呀，看他還有多少次  
臨去秋波。」  
「啲！啲！哈哈……」  
大家都不打哈哈。  
是下午四時了。  
××球場的門。給人擠得  
水洩不通的，警士們也揮着他  
的黑白相間的棍子在耀武揚威  
。袋子裏有角子的，便跑到售  
券處去，袋子裏沒有東西的，  
那只好擠在那裏釘釘兒帽子的  
地方。  
售券處擠滿了手。  
球迷們的眼球視線接觸到  
那臨時用紙標貼着的價目：六  
角錢一支普通券；一元錢一支  
特別券。舌頭是本能地伸了一  
伸，腦子裏不住地打盤旋。  
管他媽的！  
心裏頭橫上一橫，伸手插  
，到大中華定製皮鞋。午飯  
下午：  
應密司脫黃約看電影，以  
下即見機行事。」  
我有這樣多的事沒有辦。  
我那有餘間可以看看書呢。我站  
起來，鏡子照，又補上些脂粉  
，錢袋挾上，喊着娘把門鎖  
着。因為我同室的密司李姊妹  
有事回家，現在這房間，只有  
我一個人，所以我叫娘姨下鎖  
了。  
到袋子裏抽出了三個雙角子來  
，擠上前去，手舉着上去，大  
聲喝：  
「買票！」  
「叭——叭——叭」  
汽車的喇叭響着。  
球員們樂得很利害的戴着  
帽子，開場。  
你殺着來，我殺着去！  
越殺越緊張的，越殺越熱  
鬧的，越殺越高興的——活像  
二十二匹猴子在遊戲。  
有人傷了，拍了出去，有  
人補上。  
球網動了，哨子響，拍手  
，拍手。



十日漫畫  
二月七日巴黎反法  
數近五百萬人，暴  
第四百萬人，暴  
前夜，次法戰，斯  
普國，是法戰，斯  
中國，是法戰，斯  
內來，是法戰，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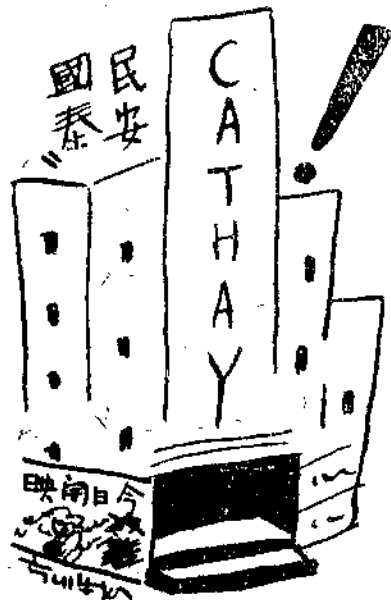


# 中國女人禮讚

一 籤

我總算幸運得很，現在能用這事來談關於女人的事；雖則談女人尚未在政府法令禁止的範圍以內，然而能隨便談談，終屬幸事，原因很簡單：女人在目下，已非好惹的了！但『談談』究竟可否『隨便』，也怕是很成問題的。

在和許多年青人開話的時候，我常會聽到這樣感嘆的話：『我總該做一個和尚了！』從這句話裏，我揣測了一些可能的一般年青人對女人所持的態度，而那些年青人都是窮得可憐的腳色；不過，抱歉得很，我把不定這態度是否正當，所以不



太平景象  
上海的高樓大廈一天天高上去，十九層二十二層，去年新開的影戲館有大光明，大上海，金城等等，都是金碧輝煌，十足一派太平景象也，但馬路近增加了不少的貧民乞丐不難觀。

## 一個舞女的自述

汪令儀

我們的這一種職業，是被視為賤業的，有聲價有地位的太太小姐們，不屑和我們同座，正人君子們看見了我們會如避蛇蝎一般走開，執務公子們，把我們當做玩物，我們中間的大部分姐妹們，也有甘心以玩物自居的。不，因為非這樣不能生存而茹苦含辛的，却居大部份，誰都是人，總有喜怒哀樂，而真個肯出賣肉體出賣靈魂的，我不相信世上會有。大家只當做在紅燈之下狂亂的我們是歡樂的，誰知我們大多數是在計算着明天的飯米呢！

伴舞是我們的職業，不管這種職業帶給社會以怎樣一種影響，在能夠養活一個女子以及她周圍的人時，這伴舞在她就有意義，誰叫社會不給我們更高的職業呢？我們要有飯吃，為生活而奮鬥，是不容我們有什麼選擇的了。做女工是一樣的道理，女工可以是正當的職業，舞女也應得有職業的正當。我常常和舞客說到這個問題，他們總是微笑不語，很少有人懂這意思的，我真惱。難道女人的職業便是永不會正當嗎？即如女店員，女招待等等，每每被人輕視，這是全無理由的，那是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我得強硬地反抗。

我現在做伴舞之女，而且是依此為生的。我不是從娘胎出世就變為舞女的，我也不是情愿做舞女的，但我終於不能不做舞女了。我有我個人的苦衷，我的運命如此，天作弄我，又有什麼法子。不然我豈不是也可以做好人家的太太嗎？

(未完，下期發表全文)

能將牠展佈在紙上，免得惹起旁的糾紛。

過去，經許多史乘上，我們很容易找到關於女人的記載，但那些都是對於她們的詛咒，用一種明為拍擊，實則諷刺的態度，把女人誇飾得幾乎像一條花紋的毒蛇，一旦糾纏到身上，將是自己生命的害蟲，這論調，用孔二先生的名言——『惟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一句話，可以概括；可是到現在，女人已經進步許多，而一般對於女人的看法也變更不少了。

德，哥派拉 Maurice Dekobra 上次到中國來游歷，有人問他對中國有何觀感，就毫不猶衷的說：『中國的女人很美』並且，『可能的話，還想討一個中國老婆！』話很有因。

雖然他說過這些話後，很有許多中國的女人以為是污辱太甚，要起來嚴重抗議而且警告，但在我，却以為這正是中國女人的榮譽，而這榮譽且不僅限於中國一隅，等到哥氏回歐，那必然的將在他的東游回想錄中多方描寫，成為國際性的東西。本來，西方人對遠東情形，多不明瞭，差不多在討論到遠東問題的時節，結果都祇是一個疑問號『？』，而無從解答；但到了現在，情勢一變，日本已經很彰明的把面目揭露在世界國際舞臺之上，於是這『？』就僅限於中國一部分，懷疑焦點，集中到中國前途將何似了。

德，哥派拉到中國，首先游歷的是上海和南京，這兩處地方，無論在市面的繁華方面，中國人的衣着方面

，表面情形，總該可博得他一個好的印象，蕭伯納到遠東，且欲過上海一遊，雖然未去南京，但他對於上海的重視，却是無庸諱言的；何以哥氏會那麼別扭，不誇獎這地域的繁華，也不讚美這地域的熱鬧，偏偏找着中國的女人，加以所謂『諷刺』的愛好？於此，我們很可以推悟到中國的情形，像南京中山路的修整，上海市面的繁榮，中山陵的偉大瑰麗，以及其他所可見到的現象，均不能抓住哥氏的注意，惟有中國女人的珠唇，黃面孔，細眉，紅頰骨，高硬衣領，乃至不很合適的高跟皮鞋，是超過於那些靜的事物了。而且，偌大的中國，地皮也已很老，哥氏傳語中及國的女人，也正可以想像到哥氏眼中的中國，彷彿了無足賄，如果沒有『可愛』的女人給他感官以銳利的刺激，則中國的有無，在哥氏或者是頗成問題的事。

所以，西方人向來對中國所持的疑問號『？』，因為中國的女人，起碼在哥氏是得着解答了，很榮幸！

不過，女人終竟是難惹的，哥氏也許未明此義，因為讚美而觸怒中國女作家，在北平曾發出『警告哥氏』的談話，真是非常無趣而且出乎意料的；然而也正如哥氏的無趣，更引起我對於中國女人的敬視，但這敬視是絕無諷刺成分的；那就是要在中國女人的身體或者行為上，加以一些却當的字句去形容，比形容一隻高跟鞋而能入神入妙難多；誇其美妍，要討為老婆固不可，說她醜陋，將賦怨女之悲，則更糟透。在這裏，我想起一位名教授說過的話：『形容一座山的奇峯挺拔易，形容一棵樹的枝葉蒼鬱也易，惟有形容流水的澎湃，微波——偉大溫柔處，真能中肯入骨則很難！』

於是——呵呵，這就對了，『女人是水做的！』亞門！

記者案德哥派拉氏已於月初重來上海，高等華人，表示歡迎，趨之若鶩云。因之此文，不作黃花看了。

選啓者閱貴刊第二十期（本月二十日出版）中有『娛樂救國記』一文作者署名爲M.O.L對於本公司出品之『還我河山』加以論列不勝詫異按該片因受租界當局檢查尚未准予公映而貴記者竟似模稜地說得像煞有介事其爲有意誣譏可以概見此誠狂妄之尤者素仰貴刊言論公正而意發表此不負責任之言論此中爲有原因用特具函奉達務請在貴刊第二十一期賜以答覆及更正無任盼禱 此致

十日談編輯部

大長城影片公司黃貫一

二月廿二日

記者案，廢歷元旦，並無大長城公司之還我河山一片在卡爾登開映，該M.O.L所投一稿，其爲閉門造謠，可想而知，因之該文所述，不言而喻其杜撰，編者不察，遽予披露，殊爲疎忽。應將該文作無效可耳。書此并答大長城公司來函。

電影場風景

張鴻飛作



# 艾霞死了

前 轍

天上去了一顆電影明星，地上少了一員文壇女將——艾霞死了！呵，那末年青的姑娘，今年才二十一歲呢，就悄悄地死在廢歷的年關，趁着人們興高彩烈地預備過年的時候，服毒，長辭濁世！這是電影界的損失，也是文壇上的損失，總之是人間的大大的損失。

這兒，我不要再論及她底影片演得如何，文章寫得如何；就事論事，只論及她底自殺。

據說，艾霞之自殺，也許是爲了經濟問題；可是，除了那個之外，說不定，她更爲了戀愛的失敗。她留給父親的信中有那末的幾句話——『我這次又受了一次欺騙，我不能再掙扎下去了，所以我是走上這一條路。』在這樣的混沌的社會裏，稍爲有點知覺的人沒有一個不對現實表示不滿的。艾霞因爲她底思想太新鮮，抓不着理想的現實；而現實却是那末的矛盾，幻滅，因此，她不得不以一死了之。她臨死的當兒，她底姐姐問她有什麼話說。她泣泣而強自微笑道——『人生是苦痛的，現在我很滿足了。』她底姐夫在她底書桌上找出一張亂寫的字條，上面說——『一切都是欺騙！』不錯，她受人『欺騙』夠了，『不能掙扎下去』了。

可是，話又說回頭——艾霞會寫文章，會編劇，會做戲，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現代一女性』；而且，她又久歷風塵，智識分子，雖然年紀很輕，却懂得許多世故。那末，她應該更刻苦地忍耐着，以求得最後的勝利。她是爲了經濟，同時又爲了愛情。她應該慎重她底愛情，慎重她底經濟，庶不致於容易受人『欺騙』。假如是爲了經濟，以至影響到愛情，在眼光遠的人看來，那又何必顧慮？是的，一切的都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面；可是，惟有愛情却是例外的，愛情可以超然於經濟基礎之上，無須受牠的影響。要知道某一個人對於愛情的了解程度如何，在乎他（或她）對於物質的經濟財力所接受的多寡爲斷。重視經濟的就輕視了愛情，反之，重視愛情的就滿不在乎區區的『阿堵物』。換句話說，愛情與經濟（或曰金錢）的消長，成正比。艾霞之愛情突變如何，局外人可不會知道。不過，她也許是牽連到經濟方面，和真純的愛情分不清吧。

艾霞既不能確定她對男性的認識論於前，被『欺騙』了，又不能繼續『掙扎』於後，確是弱者的行爲，雖然自殺是需要勇氣的。而且，以她底名聲，震動了整個的婦女界，恐怕受了影響而『效尤』的，實繁有徒。唉，艾霞，你太自私了，太不負責了。我曾經給某一位同學討論過——『愛情是雙方同意才

會發生好的結果，換言之，就是戀愛的成功。老兄，請你看看炭精燈底發光作用吧！假如一方儘是通着電流，而另一方却是毫無其事，那末，你以爲這兩根炭精接觸了，會不會發出電光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試驗：不是設法使陰極（或陽極）也同樣地通着電流，便是另外和別的已經通着電流，或有可能通電流的炭精接觸。愛情也是這樣的。』艾霞，她沒有辦法使對方也同樣地通着電流嗎？或者她誤與不同質素的炭精接觸了？我又曾經給某一位同學討論過——『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俗儒每誤解之。以爲人之在世，每多苦惱。所謂樂者，亦不過暫時之樂，目前之樂耳。求其真樂，惟有死可也。其實不然。人何以生？要吃得苦。人何以死？自暴自棄，日惟耽於逸樂耳！所謂『晏安鴟毒，不可懷也』是也。』艾霞不吃得苦，竟然自暴自棄地以死爲『滿足』，不獨不足惜，而且會引起人們的責罵，雖然也有人同情她的，原諒她的。

艾霞已矣，希望別的人能夠放遠一點兒眼光，愛惜着你的寶貴的生命，以謀『打出幽靈塔』。努力地奮鬥呀，要成功須在我們自己！

## 連映與連看

傳 樞

誰都知道，現在的影戲院裏，大多有『連看』的規例；譬如這影戲院所規定的開映時間是二點至四點，可是，中國人老是喜歡搭架子——這也許是中國人尊重自己的意思——所以許多的觀衆們，都不能準時到場，不能準時到場，勢必至對於享受權利方面，有所損失，『連看』恐怕解決這問題的唯一辦法吧！

記得在某一個影戲院裏，爲了這『連看』的規例，曾鬧過許多次的風潮，我推測牠的原因，簡直可以說與觀衆們的整理構成的，事情是這樣的：

『二點已經到了，怎麼正廳的票子祇買掉三十幾張，樓廳的票子還沒動頭！』買票子的很清閒的坐着說。

『唉！這兩天生意難做，影片沒有開場，一個人都沒有，他媽的！等到影片開場了，又來了許多，人多麼難應付呀！』正在名子的『』也在發牢騷了。

果真，到了三點鐘，影片已映過了許多，買票的人開始多了，買票的也沒有以前那麼清閒了，BOY們也在忙亂了，手電燈也不停的照着；沒有一下功夫，戲也映得差不多了，人也擠滿了，尤其是當那銀幕映出『再會』二個字的時候，人還在進來。

『先生！第一場是散了，請你出去吧！』  
『怎麼！我前面的一段，還沒有看呢，怎麼你又叫我出去呢！』

『先生！此地沒有這個規例，而且第二場的人們已進來，怎樣擠得下呢？』

『不行！不行！』

於是同時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同時喊出『不行』的聲浪來！

『諸位先生太太們，現在院裏實在擠不下了，第二場的觀衆一羣一羣的進來，第一場的觀衆又不肯出去，這叫我們怎樣辦呢？所以現在祇請諸位這一次原諒一下，下次還要請諸位早一些來，因爲本院決不肯爲諸位先生而阻止我們的營業的！』戲院當局再作第二次的哀求。

『那不行，我們祇看了半場！』

『你們也不好，爲什麼不把開映時間改遲一些呢？』

『叫第二場的人退票好了！』

『不管！我們總得看完了我們應享受的戲再出去！』

許多噪聲從四面發出來，硬的，軟的，解勸的，尋事的，什麼都有，什麼都備！

當然，第一場的觀衆們，誰肯退票？誰肯白跑呢？所以戲院當局決不叫第二場的觀衆退票，可是對第一場的觀衆又怎樣應付呢？

『諸位請原諒一些吧！』第三次的哀求。

『不給我們看嗎？好！大家退票去！鬧他媽的一個不干活！』

於是爭鬥開始了，戲院的人不能抵抗，馬路的巡捕也不敢違背大衆的意思；觀衆們的吵鬧，戲院當局的哀求，巡捕的解勸，整個的戲院是消沉在混亂之中。

結果，票是退了，第二場，第三場，仍舊是不斷地開映着；可是規例是改過了，廣告上也特別地登出四個『可以連看』的大字！

現在憑良心來說句話，這是戲院當局的錯誤？不！決不是！誰都知道，開映的時間是規定的，自己當然不應當遲到；既然遲到了，戲院當局決不能負責去償還你所失的權利；那末，這定是觀衆的錯誤了；遲到的錯誤還可原諒，既知自己錯誤，還要替自己辯錯，那更可惡極了。

『中國人總不肯改去他自己的卑劣性。』這是我得到的結論。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 第九章 (下)

「在槍聲之前，你沒有聽到旁的聲響嗎？」  
 「沒有。誰都早已上床了。我最後聽到的是母親的低而煩怨的話聲，他跟着說，他是孤獨的，吩咐她明天九點正送茶給她，不要像平常一樣地大聲關門。然後靜悄悄地一直到一點半，吉的屋子裏出了亂子。」

「靜了多久呢？」范思問。

「母親每天到十點半就停止她對於全家的批評了；所以我得說靜了有一個鐘頭的樣子。」

「在這一時間裏，你不記得曾聽得客廳裏有過微小的聲響嗎？或是一種輕輕地關門的聲音？」

那女人肯定地搖搖頭，掏出煙匣來拿起了另一支香煙。

「沒有聽到。但那並不是斷定各處不曾有過人蹣手蹣腳地走或關門。我的房間在最後面，一切的聲音是不十分聽得見的。」

范思走到她前面把一支洋火點到她的煙上。

「我說，你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呢？」

「哦，為什麼害怕？」她做了一個聽憑天命的姿勢。「假使有什麼要輪到我身上呢，來好了，我聽便。但我不以為我會輪到的。沒有人有殺我的理由，當然，從前跟我打過牌的幾個搭子有些恨我。但他們都是心平氣和的人決不會採取這種激烈的手段。」

「但令兄和二位姊妹也沒有深仇積怨的敵人啊！」范思說了這句離間目的話。

「關於這一點我可不能那樣地明白了。我們姓陸的是各人有各人的情形。在這傳統的領域裏各人有着互相不信任的壞脾氣。平常的事大家還都不說實話，何況各人的秘密！當然這幾次的兇案必有來由。我決不能相信這是有入祇爲了要練習打鎗而已。」

她重重地吸了幾口煙，接着道：

「是的，那後面一定有着動機的一——但爲了我祇知道我自己的所以不能提出一個來。誣陷當然是一個年紀稍大而憂鬱的人，但她不大出門，總是給家裏辦理許多雜亂的事情。我知道她或許有着，兩種人格的。我明白這些變了味的老處女們，她們一得到脫離拘束的機會時總是揀最澈底的幹。但我不能想像出球麗會有一羣妬忌的「羅密歐」。她對於她自己的思想發了一聲乾笑。「安德呢，我們常喊她是代數學上一個未知數。除了在陰間的爹爹之外沒人知道她的來蹤去跡。他是永遠

不能告訴我們的。事實上，她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出去兜圈子

母親使她太忙了。但普通看來她比較年輕而美麗——她的語氣間似乎有些怨憤樣子——「你不能說她在外面究竟幹了些什麼玩意兒。——至于吉，似乎沒人熱情地愛着他。除了高而夫總會裏的人以外，我沒聽到誰對他有些好言好語的。他有着一種反對別人的天才。打死他的許多動機或許得到過去的事情裏去找。」

「我注意到你已變換了關於責備安德小姐的理由了。」范思很隨便地說。

雪頓有些難堪的樣子。

「我一點也不與奮嗎，是不是？」接着又變了諷罵的調子。「但都是一樣的，她總不像和我們是一家人。她是一隻不光明正大的貓。她願我們都給人殺了才適意。僅有的喜歡她的人是廚子；但孟納是一個多情的德國人，他對於誰都愛好。她連鄰家的貓和狗都餵。」

范思靜默了一回兒。他突然地抬起視線來。

「我歸納你的話，陸小姐，你以爲兇手是從外面來的。」

「這有人有別的思想嗎？」她問。「我知道兩次雪裏都有足印，這是大家看見的。當然這表示是外面來的人。」

「是的，」范思很着重地說，顯明地在使她不要爲了他的話而緊張起來。「那些足印無疑地表示兇手是從前門進來的。」

「你可以後不要害怕，陸小姐，」麥根說。「我今天會招呼他們在屋子的前前後後嚴嚴地守衛的，直到那可怕的事情沒有再發現的可能時爲止。」

「我來佈置吧，先生。」葉達說，「從此刻起不論日夜有兩個人看守着。」

「多麼嚴重！」我注意到一種秘密的惶恐在她的眼睛裏。

「我們不再耽擱你的時間了，陸小姐，」麥根站了起來。我希望你能在你的房間裏直到我們這兒的詢問工作終了爲止。你當然可以去探問合堂的。」

「多謝你。但我想我去睡一回兒。」她離開我們時表示友誼地揚揚手。

「你再想找誰來呢，麥根先生？」葉達站着，用力重又吸

燃了他的雪茄。

麥根還沒有把話答出來，范思搖手叫大家不要說話，自己俯出身子做着靜聽的姿勢。

「哦，施德！」他叫了出來。「是他的步聲呢，他立刻來了。」

那老管家果然立刻出現了，沉着而恭敬，一付靜待吩咐的樣子。

「實在，你得知道，」范思說，「我們此刻一點也不需要什麼，要什麼時會按鈴喊你的呢。」

「是，先生。」

施德想動脚去了，但范思又喊住了他。

「你現在既已來了，你得回答我兩句話。」

「很好，先生。」

「第一，我要你仔細地想一想，你昨晚鎖門的時候看見什麼不平常的事沒有？」

「沒有，先生，」他立刻這樣回答。「假使我發現了什麼，今兒早上一定會報告警察的。」

「還有你上床之後聽到任何的動靜或響聲沒有？譬如像有人關門？」

「沒有，先生。什麼都非常平靜。」

「並且你確實是什麼時候睡覺的？」

「我不能說得十分確實了，先生。假使你容許我猜一猜的話，或許是十一點過二十分。」

「當雪頓小姐到你那兒而告訴你吉士被殺的消息時，你覺得大大的驚奇嗎？」

「哦，先生，」施德說，「我雖極力使自己鎮靜，但很有些駭然。」

「無疑地你是能夠鎮靜的，」范思冷冷地說。「但我的意思是如此：在前次的兇案發生以後，你沒有預料到這屋子裏還會出這樣的事嗎？」

他異常注意管家的神情，但那人的面容乾燥得像沙漠，不可捉摸得像大海。

「或許你能原諒我說這樣的話，先生，我不十分明了你的意義，」他很坦率地說。「我預料吉士先生會被人暗殺嗎，假使我預料到了呢，我無論如何早會告訴他了。這是我的責任，先生。」

「不要避開我的問話，施德。」范思嚴重地說。「我問你有沒有覺得第一次慘案發生之後，會接連發生第二次的呢？」

「禍不單行，先生，或許你允許我這樣說。我不想預測命運的工作，但我使自己準備着——」

(接第十六頁)



# 省會奇觀

(鎮江通信) 馬克珊

咱是幸福的，也許是僥倖。

鎮江，據說是江蘇的省會，咱來了一月多，自己知道咱的感覺太鈍，因而始終沒有發現這省會的可愛之處。

上過南京的朋友總說起南京公務員之多，其數量難以統計。然而在鎮江，懸掛證書者也不在少數。多得怎樣呢？

如果有人問，確數咱也還不出，來一個譬仿，如以「大伏炎天」廁所中的糞蛆來比，似乎「跡近侮辱」；姑以坑沿上的「金色蒼蠅」喻之，則不但「警喻得體」，且無「添油加醬」之嫌。

## 四大廳——教育建設民政

### 財政——大處——保安

一大府——省政——都在城內中山路一帶。每日(除星期日外)晨，昏，午，三個時期中，路上肩摩踵接，大有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象。除此以外，中山路雖比上海南京路還寬闊，終究「未免悽慘」，「一派荒涼景象也」！

陳主席「貴體違和」已久，今聞已「起居如常」。萬眾歡騰！主席寓省政府內。除不得已時「晉京接洽要公」外，不出省政府一步。肺病貴養，非無故也。其他貴人，若財長趙，民長辜，建長沈，委員王，……等，大半寄寓省廬。省廬為「省」會中唯一之「廬」，如上海「大旅館」，有「大房間」甚多，

由省庫月撥千數百元為經常費用，僕從如雲，有「賓至如歸」之樂。昔顧主席董廳長等寓此時，吃閒飯者甚多，每日市菜之資，便需三十餘元，不足由顧主席賄賂，今則因各廳長各委員較前者益加廉潔清正，竟連各廳差各衛士的「年賞」都沒了。

中山路一帶多小旅館，以「晉省小要人」安息之用。「謀差」者寄居旅館，終年不絕。一月前，鄙人也曾寄居某旅館一宵。室內壁上，題詩(均甚多。擇尤錄三首如下：(均原文)

(一)  
昨日新官到，舊官肚子飽。  
夜來碗碎聲，兵兵知多少。  
千里迢迢上省來，三天吃素一天油。

(二)  
財神討飯！



有朝若得青雲志，  
豈要四妾不用愁！  
獨擁寒衾骨支離！  
臥病他鄉死亦難。

我自難望真面目，  
誰來俯此好頭顱？  
中山路附近尚有一奇跡，  
即所謂「賸文社」者是。此種「社」大率附設於各小舖子，意料組織甚簡單，故不在「禁止結社集會」之列，公然敢招攬生意，招貼示衆。

咱初來鎮江的一天，在路上偶然聽到兩人的談話。一個問：「貴府在那兒？」照理，該答：「合間在某處。」誰知另一個的答語，却是：「本府在將軍巷，請你不時來玩耍。」於是咱鄙視那個沒有「禮讓風度」的人。然而，不久，咱又碰到那種人；同時發覺那人是「掛省政府」證章的職員，咱才笑啦！

在都市中看慣了許許多多

新春奇景  
丁曉作  
新春大發財，元寶流進來！財神到，生意好！日進千金夜長萬，大家快樂來發財。而今有了航空建設大獎券，一發可以五十萬，你想想，這是多大的數目。但是在新年，可憐財神會討飯。不過國家財政既以借債度日，財神討飯也該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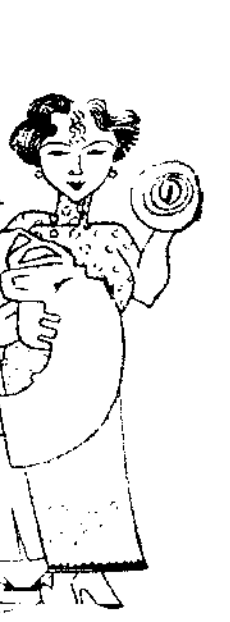
站在「摩登尖端」的異性「廣大羣衆」，到這兒來就不免有淒涼寂寞之感，女人是有的，而且也同別處一樣多，不過這兒的女人委實是沒有麻性的。

在這大寒天，都市中儘有不少奶奶小姐們脫去了皮大衣，便是一件輕盈的夾衫，顯起了絲襪子裹着足尖跳舞。那樣子「肉感」。「美，妙，玲瓏」地討人歡喜，這里有的，却一般的挺起了大肚子，綁起了小腳管，臉子是那末地乾癟，沒有詩意，而並不抹脂，不塗粉；葱大蒜，韭菜，那一類低級食物一點沒有顧忌地望嘴邊送，而且又穿上一件笨得要命的棉襖。這才使咱覺得都市女性的可貴，實在是「都市人種」不可缺少的餵糧；而拜倒「旗袍角」。故中下級公務員的好做「

下「大腿邊」「膈股窩里」的「多情公子」「海派才子」為並「不無聊」！

江邊有清唱社，歌女賴以生活。自然，主顧中以公務員為大宗。開代價甚微，僅須點戲五六次，便得「真個銷魂」。故中下級公務員的好做「

中國人的賭性是很厲害的了，誰也承認。尤其是廣東人。這是一個舊曆的新年。這是一個隨便放縱賭博的唯一的時機。在末過年的前幾天，是彩票最盛行的時候。代售彩票的店舖，掛起很大的紅色招子：「過肥年」



「太平年鼓」

「大爺」者，都集中於此，這倒是救濟不景氣社會中之一件比較容易奏效的善舉。報紙與通訊社多，自在意中。日前有某報副刊大罵嚴獨鶴周瘦鵑，此二君近年來流年不利，可悲也夫！

向大人們要着紅包利是。賭博，這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時機！無論你是一個多麼頑固的家庭，無論你是一個十二世紀的頑固老頭兒，到了這舊曆的新年，也會放任地讓那些子孫孫的拚命地賭博了。像說這是一件最光明正大不過的一會事哩

無論你是街邊的乞丐，無論你是拚命的苦力，無論你是勞苦的小販，到了新年這一天，什麼工也不作了，只是三五七人的聚集在一起，甚麼「牌九」喇，「番攤」喇，「十二位」喇，「天九牌」喇，應有盡有地。無論你是嚴厲的公安局，無論你是堂堂冠冕的佈告，到了新年這一天，街頭巷尾都在賭新年。無論你是除廢舊曆的大人猛先生，無論你嚴正的假君子，到了新年這一天，都是拖着姨夫人，在談着新年，賭着麻將或其他東西。但是，照例子一般商人夥計到了新年這一天，便要賭着那「無情鷄」了——以定去留

十日漫壽  
國民政府奠基於來，已見實施的大政之一樁，即為廢止陰曆；但廢自由他廢，寒假存假乃得花樣而翻新。皇歷販賣簡直和喇嘛超薦與乎和平祈禱法會一般圓滿，非同兒戲。

賭，放量的賭！  
賭新年！  
舊曆的最後一天在廣州

賭，放量的賭！  
賭新年！  
舊曆的最後一天在廣州

### 漫畫漫話

胡傳標

青年學子，不思求學，考試時，祇想作弊，打PASS，分數到手，萬事全休，那還不安慰着自己？欺騙着自己嗎？

「哦，去吧，施德，去吧，」范思說。  
「是，先生。」那人呆板地鞠躬然後離開我們。  
他的腳聲還沒有完全消滅的時候，陶來畢醫生搖擺着一種裝腔作勢的架子進來了。

「這你們要的是鎗彈。」他把一顆小的雪亮的鉛東西丟到桌上。「祇是一顆吧東西。牠從第五根骨間隙裏進去，斜斜地穿過心口，留在腋下的肌肉裏，我可以再皮膚上摸到的地方；我就用小刀揀了出來。」

「祇要能揀到子彈，」葉達乾笑着，「你再多說些廢話也無妨的。」

他拿起來放在手心裏，擠着眼睛，他的嘴抿成一線。接着，伸手到口袋裏拿出另外的兩棵來，把牠們並排放好。他慢慢地點着頭，把牠們遞給麥根看。

「這是三次兇案裏的鎗彈，」他說。「都是三十二號鎗的彈子，完全一樣。你不能忽略牠們，先生，三個人是被同一的鎗打死的。」（第九章完）

##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却盜奇談

畫是十八期上的一幅：

「遠鏡望天，猛發怒來，反鏡窺之，心胆頓大，勇氣百倍，踢開小狗。」

讀者稱牠為「壯胆有術」，此地的「術」是什麼？「術」怎能「壯胆」呢？且把上面一段話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壯胆」呢？當然是「猛發怒來」了；所謂「術」者，當然，「反鏡窺之」也；照怎樣壯呢？我們

如果能注意到「猛發怒來」之變為「小狗」，便能充分的了解了！

所以「術」在這幅畫裏，簡直可以說是「自騙自」的方法，因為能要你想

「猛發怒來」怎樣變成「小狗」的呢？是上帝的手嗎？不，決不！「小狗」不過是

「安得生」描寫着現在的一切！

中國人無力抵抗，沒有勇氣抵抗，換句話說，祇有等待滅亡的來臨，可是「長期抵抗」安慰着自己，欺騙着自己！

國府要人，黨國中堅，在國內受人咒罵，無法立足，可是「下野」安慰着自己，欺騙着自己！

青年學子，不思求學，考試時，祇想作弊，打PASS，分數到手，萬事全休，那還不安慰着自己？欺騙着自己嗎？

我說的這登台買錢的舞女，出賣着自己的肉體，而稱為「為藝術而犧牲」，做模特兒也稱為「為藝術而犧牲」，這些何尚不是安得生呢？安慰着自己，欺騙着自己！

現在，假如我們設想，那畫上的胖子，如果不是「反鏡」而窺之，而「近鏡」而窺之，那末，「猛發怒來」變為什麼呢？我想非但不能勇氣百倍，恐怕還嚇得失了知覺呢？

可是，一個做偉大事業的人，決不能「反鏡」而窺之的「自騙自」，他是先有了百折不回的勇氣，極精細智能，當事已臨頭的時候，他將把這事看得比猛發怒來凶惡，重大，然後不慌不忙地應用出他的智勇，百折不回把「猛發怒來」趕走。

他為什麼把事業看得如此重大呢？那就是不肯苟安了，把一切事看得微小的人，他的生活是苟安的，是過一日算一日的，所以他的終身的代表，不過平凡的曲線而已。

做大事業的偉大則不然，他的生活是奮鬥的，一刻不停的奮鬥，他眼中一切事，都是重大的，與他有密切關係的，所以他的一生，都高低不平的折線，其中包含着可驚人，可讚嘆的過去！

我希望每個人記準「安得生」的諷刺，別做「安得生」的「自騙自的方法」！

你們別看輕了這「安得生」三個字，如果你們要避免起來，定是極困難！可是如果你們已經能避免了，那末奮鬥起來，定是極容易！

## 編輯室

過廢歷的年，今年大家特別起勁，大概因國難已過而天下漸見太平景象，很可慶祝之故。在我們却受了小小的一點影響，因為大家在出勁地玩，我們也不得不隨俗休息一番，這就不得了，幾乎這一次不能如期出版了。今天已是二十三日，才在這寫編輯餘談，二十八日是月底了。照理十日談逢十出版，二月大可出二期，一年出三十五本也行了。可惜當初不曾預算好，算明了全年三十六期，於只得硬起頭皮硬幹拚命幹。幸得各地熱心擁護之人極多，時時賜以嘉什，本刊不會缺乏好稿子，準期出版便不成問題了。本刊的稿子，大都由各地愛讀者寄來，是近今刊物中很少的特色，為發揮大眾公共的精神起見，本刊此後，亦仍本廣求各方稿件而為之刊佈，惟因經濟甚形拮据，雖具微酬，亦甚菲薄耳。有人問本刊稿費如何發付，故特聲明。計十五期以前，仍由三馬路同安里二十七號時代圖書公司發付，十五期之後由本社自理，特再聲明，以明責任。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一號  
電報 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HANGHA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分訂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現已售罄

著作人 章克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一、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經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訂)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十日談旬刊社 編輯者  
第一出版社 發行代者

十日談

# 人言

每 星 期 六 出 版

##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二 月 十 二 日 出 版

**要 目**

短評

生產建設  
接收榆關及古北口  
不算慘案

權威在中國  
論信仰

美俄復交之研究  
新聞記者與公式  
科學的影響  
時人訪問記 翁文灝

望遠鏡與顯微鏡  
首都散記(南京通訊)  
武林印象記(杭州通訊)

東京通訊  
讀者郵箱——被學校開除以後的出路  
一周間

## 創 刊 特 大 號

二 月 十 九 日 再 版      二 月 十 七 日 初 版

**要 目**

發刊詞  
短評  
德意志的公開秘密  
白話或文言  
假使日俄開戰  
說通感  
說「說人話」  
英日的商戰  
藝文閑話  
望遠鏡與顯微鏡  
新年預話  
人言的命名  
如是我聞  
海外瑣聞  
通信——法國現狀，紹興一般，讀者郵箱  
一週間

附影寫版時事畫報海外珍聞漫畫等共八頁

郭明      謝雲翼      但蔭蓀      李青崖      郭明      白秋然      徒三      樹三      白原      谷水      秋者

(雲) (安) (象)

郭明      全增嘏      謝雲翼      林語堂      潘光旦      蒼生      徒然      章克標      曾迭

## 歡 迎 分 銷

印 有 詳 章 函 索 即 寄

總 發 行 所

## 第 一 出 版 社

電 話 五 三 三 〇 三 號

上 海 平 涼 路 平 涼 卅 六 號

上 海 代 理 處

申 報 服 務 部 現 代 書 局 生 活 書 店

各 埠 大 書 店 及 報 社 均 有 分 售

零售每份四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一元八角  
外四元五角  
徵求基本定戶一萬  
特別減低價格  
全年連郵費大洋二元五角  
外四元郵票十足收用並優待  
定戶起見另贈影寫版總理遺像半身及全身各一幀